

陈心豪 著



蓝色马蹄莲

L A N S E M A T I L I A N

反腐力作，畅销精品

《红色康乃馨》的姐妹篇

聚焦国企转制的热点

揭露阳光下的罪恶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心豪著

蓝色马蹄莲

L A N S E M A T I L I A 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马蹄莲/陈心豪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

ISBN 7-5321-2369-3

I. 蓝…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927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蓝色马蹄莲

陈心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0 册

ISBN 7-5321-2369-3/I·1891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662100

序

当彩票摇奖机开出一个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时，它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如果它第二次摇出的号码依然与第一次相同，那么无论是谁都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天赐，而是暗箱操作。“幸运”是这样，而“不幸”也是这样。十年前的深夜，海关缉私队长凌剑、徐青萍夫妇猝死的故事，至今留下悬念：

那晚，正在海关本部值班的徐青萍接到匿名举报，准确地指出来自 H 国的远洋轮卸下的集装箱，其机械零件下掩藏着微型冲锋枪和手雷，属重大军火走私。集装箱标记为 H·S—hardware·151，停放在市郊临江码头 7 号泊位。徐青萍接报后当机立断，电告正在巡逻的丈夫赶往现场，20 分钟后与她汇合，联手稽查。

挂断电话后，她匆匆走出值班室，准备驱车前往。时近子夜，16 楼空落落的走廊里灯光黯淡。徐青萍直奔自动电梯，发现电梯门敞开着，但没有亮灯。她不假思索地一步跨进，刹那间一脚踩空，身子从 16 楼直扑下去，惨死当场！

而此时此刻，凌剑正率领着巡逻队飞车直赴码头。作为队长，他驾驶的稽查车辆冲在最前面。当他沿着跨江大桥的斜坡盘旋而下，一个急转弯驶向码头的岔道时，却猛然发现地下躺着个血腥的尸体，情急中分不清是人是动物，他本能地一个紧急闪避，车头却撞上了路边的防护栏。顿时，巨大的惯性使他的身躯穿破窗玻璃，直飞而出，颅脑撞向水泥桥基，顷刻迸裂……

一对夫妇，死于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两起意外事故。

是谁移开了电梯门？是谁在急转弯处留下了野狗的尸体？又是谁发送来那个谎报军情的匿名传真？

十年过去了，谜底始终没有解开。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留下的鲜花一样的女儿，正以成熟的姿态告慰她们英年早逝的父母。

清明时节的细雨，湿漉了陵园的青石台阶。凌氏姐妹洁白的裙裾，款款地飘扬在苍翠的柏树林间，仿佛微雨中双飞的玉燕。

走在稍前的是姐姐凌若风，她的眉宇间始终凝聚着忧郁，和福利院院长的身份很相符。因为她面对的都是那些没有父爱，也缺

少母爱的孤儿。而她身边的妹妹凌若雨，作为国资管理局的督察室主任，却显得过于年轻。她才二十来岁，那一泓澄清的秋水天真未泯，令人很难想象这样的女子如何去斩断贪欲编织的黑网。

姐妹俩一路亲密絮语地来到了父母的墓前。

黑亮的大理石的墓台上，摆满了鲜花篮。人们没有忘记为维护人民利益而牺牲的英雄，并永久地怀念他们弘扬正义，对抗邪恶的高贵灵魂。

姐妹俩献上了嫩黄的雏菊，沉浸在对父母无限的眷恋和缠绵的哀思中，长相忆的悲痛，使凌若雨泪如雨下。可当她深深地鞠躬下去时，蓦然一惊！

在一架无名氏敬献的花篮中，无数纯洁的百合花簇拥着一捧旷世未有的蓝色马蹄莲。淡淡匀匀，浅浅微微的柔蓝，弥漫在白色娇嫩的花瓣上，给人恍然如梦的感觉。

“蓝色马蹄莲？多秀气，多美啊！”凌若雨把它从百合花丛中捧出，惊羨不已！

“这世上怎么会有蓝色的马蹄莲呢？”凌若雨若有所思地说，凌若雨也愣了——就像百合花一样，马蹄莲花瓣纯白，如雪似霜，却没有其他任何颜色的品种。

那么，这束蓝色马蹄莲是从哪来的呢？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她们父母的墓地上？

L A N S E M A T I L I A N

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国企转制过程中“偷天换日”的大法

股票市场运作里“洗钱捞钱”的伎俩

国有资产一泻千里的“瞬间死亡”现象



ISBN 7-5321-2369-3



9 787532 123698 >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序 (1)

海关缉私队队长凌剑、徐青萍夫妇在围剿一次重大的军火走私案前，离奇地双双死于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两起意外的事故。十年过去了，谜始终没有解开，只有一束蓝色马蹄莲神秘地陪伴着他们的英魂。

第一章 (1)

东海福利院内，孤儿们莫名其妙地感染了烈性的 2 号病，福利院院长凌若风封锁了所有的感染源，但疫情仍在继续，孤儿们大量死亡，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国资办稽查凌若雨发现瘟疫的来源竟然是……

第二章 (19)

疑点迅速集中在东海市赫赫有名的恰威斯集团，恰威斯老总赵永红从容应对工商、国资办的稽查，与此同时，和恰威斯集团有过生意来往的大丰公司老板魏嘉明却遭到了致命的追杀。

第三章 (44)

孤儿院的“假棉事件”让恰威斯属下的棉被厂陷于破产的困境，赵永红组织企业打假团保护名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但凌若雨感到问题并不简单，决定进驻恰威斯集团深入稽查。果然，工作刚开始，工商稽查队队长韩大为就在一起精心策划的斗殴事件中被严重刺伤。

第四章 (73)

恰威斯集团属下的一大批名牌产品开始被疯狂假冒，服装厂、饲料厂也陆续陷入困境，赵永红居心叵测地操纵恰威斯股票迅速贬值，凌若雨决定用“金钩钓王八”的方式打入制假窝点。

第五章 (99)

凌若雨和工商稽查队副队长周天宇乔装成私营老板顺藤摸瓜进入位于临江市的制假点,正待进一步摸清情况,却被临江警方当成制假集团的同伙“一网打尽”,关进拘留所,百口莫辩,这时,周天宇因一个神秘的电话被请进了星级宾馆……

第六章 (123)

凌若雨不甘心就此罢手,与周天宇在回程的路上再次出人意料地返回临江,深入虎穴,不料身陷绝境,生死难卜,又是一个神秘的电话解了围……在东海警方的协助下,凌若雨终于探明了制假集团——临江净水厂车队的运输路线,联合工商稽查部门决定采取闪电行动。

第七章 (144)

凌若雨精心准备的打假行动遭遇了惨败,反被临江净水厂告上法庭,凌若雨怀疑打假稽查队内部有人贩卖。赵永红冷冷观察着这一切,乘机在幕后翻云覆雨地操纵恰威斯股票。

第八章 (169)

凌若雨与净水厂对簿公堂,据理力争,但因证据不足,仍以败诉而告终。棉被厂终因“假棉事件”而回天无力,彻底破产,赵永红提请合法的国资注销,并以区区300万元把一个国有企业巧妙地转入私人手中。

第九章 (194)

为了了结和临江净水厂的官司,凌若雨和周天宇三下临江,夜半时分,凌若雨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她大吃一惊……周天宇被纪委审查,黯然离职。

第十章 (217)

国资稽查形势进一步复杂,一边是国资稽查,一边却在继续流失;一边在打假,一边仍在被假货频频替代。继棉被厂后,恰威斯属下的自行车厂也提起破产申请,国资稽查陷入迷惘,这时,恰威斯电脑“飞腾2000”又炸死了

无辜的孩子。

第十一章 (236)

赵永红指责假冒伪劣的电脑毁了恰威斯集团，而肇事的黄河电脑门市部经理陆文忠畏罪逃离，一时间，舆论四起，恰威斯集团四面楚歌，股票崩盘。凌若雨决定把工商稽查部门告上法庭。

第十二章 (256)

凌若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定工商稽查的不作为，进一步把社会关注的焦点吸引到国有资产的流失上，也引起了联合打假队内部的抵触和内讧。

第十三章 (270)

凌若雨从种种迹象分析认定，恰威斯集团的高层领导使用了“偷天换日”大法来鲸吞国有资产，因此严正地询问赵永红，赵永红沉着应战，滴水不漏。

第十四章 (289)

联合打假队在精确的情报引导下采取了规模空前的打假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临江，直取净水厂，但仍然掉进了预设的陷阱……

第十五章 (303)

联合打假队一时失去了方向，恰威斯下属的自行车厂又提起破产，破产申请无懈可击，但凌若雨总感觉其中有蹊跷，决定暂缓破产程序。是夜，凌若雨接到陆文忠的电话，告知有重大情况要坦白。

第十六章 (319)

未等凌若雨赶到约定地点，陆文忠已一命呜呼，在杀手留下的BP机上，有凌若雨手机发出的指令，与此同时，警方在凌若雨的后车厢里搜出了1万美钞，凌若雨被临江警方再次拘捕，送上法庭。

第十七章 (330)

为避免临江制假集团痛下杀手，东海警方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截，紧急将凌若雨强行护送回东海。

第十八章 (348)

东海法庭上,凌若雨巧妙抓住案件的细节,从容推翻如山一样压在她头上的诬陷证据,反败为胜……

第十九章 (363)

凌若雨的胜诉让局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太平洋饭店内,制假集团主帅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原来是……凌若雨决定将计就计,以“蓝色马蹄莲”诱他入彀。

第二十章 (379)

制假集团主帅的入网,使隐藏在恰威斯集团背后的黑幕尽行剥落,“蓝色马蹄莲”之谜终于到了该揭示的时刻……

尾声 (398)

一个月后,赵永红趁恰威斯国有股份减持之际,调动强大的资金盘购恰威斯股票,凌若雨闻讯,迅速赶往恰威斯总部,为维护国企转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与老对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金融搏杀……

第一章

淡淡的月光笼罩着福利院的建筑群，肃穆静谧。偶尔风吹过时，花园内树影婆娑。也许因为它是慈善机构，一方净土，总给人产生宗教式的联想，充满神秘。

倏然，一阵凄凉的哭声从建筑楼内传出，呜呜咽咽地穿过夜色，令人毛骨悚然！

保健中心内，女医生张丽急匆匆地奔进急救室，但见保育员小刘哀哀地看着病床上的婴儿，嚤嚤垂泣。

“孩子死了？”

“死了……”

张医生一惊，忙掏出诊筒按上婴儿孱弱瘦小的胸脯，仔细倾听。突然，她俯下身去，作对口呼吸。

“小心，传染病！”小刘急喊。张医生喘口气，抬起焦虑的眼睛：“孩子的生命更重要。准备肾上腺素，作心脏穿刺！”

这时，闻讯从家里赶来的凌若风，也惶急地直奔进来，带着一路飞车的紧张：“柯萨奇病毒？有多少婴幼儿受感染？”

“27名，都隔离了。”张医生回答，接过注满肾上腺素的针筒，选定第四、第五肋间，将锐利的针尖以35度锐角扎了进去。

凌若风怀抱着婴儿，轻轻托住孩子软软垂下的头颅，默默祈祷着奇迹发生。但婴儿没有反应，像是睡熟了。俄顷，张医生翻开婴儿的眼皮，看着散漫的瞳孔：“心内注射无效，院长。”

凌若风默然地放下死婴，盖上白色的尸布：“对患儿作过全面检测了？”

“初步鉴定是柯萨奇病毒感染，少数婴儿伴有痢疾杆菌和沙门氏菌属。”

“既然是常规的病毒和细菌，那为什么药物控制不住？”凌若风质问，张医生向角落里堆放着的药箱瞥了一眼：“这些复方樟脑酊都是过期的，刚才发现。”

“假药？！”凌若风惊讶了，张医生走去拿起药盒：“假药倒是未

必。但外包装张贴的有效期被改换了。”

外包装上“有效期 2002 年 9 月”的标签已被张医生撕开，露出原本印刷的“2000 年 9 月”字样。凌若风愤然了：“该死！把失效的针剂捐赠给慈善机构，那也太缺德了！”

“我已经下令封存了，改用国家医药局颁发的抗生素。其他患儿的症状都有所缓解。”张医生说，凌若风稍觉心定时，助理医师却慌慌张张地一头扑进来：“不好了，15 床、16 床，17、18、21 床幼儿病情继续恶化！”

凌若风和张医生大惊失色，急忙赶去隔离病室巡查，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患病的婴幼儿哭声嘶哑，四肢痉挛。年岁稍大些的，则痛楚地捂住肚子，紧咬着被子角，抽搐着身子不停地翻滚！

凌若风查看过后，顿感揪心：如果不能再控制腹泻或呕吐，那么会引起严重脱水。

张医生既紧张又困惑：“能用的药都用了，怎么还控制不住？”

凌若风正百思不得其解，忽然身后传来“哇”的一声，只见被父母遗弃的私生女佳佳扑出床沿，喷射似地呕吐起来。凌若风赶紧奔过去，亲自动手料理。小女孩抬起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天真而又绝望地看着她：“院长老师，我要死了。我想见见爸爸妈妈，他们为什么不要我，要我死啊？”

凌若风一个震颤，压抑已久地泪水骤然夺眶而出，她意识到眼下这突发状况的严重性和巨大的责任。她当机立断，向张医生指示：“向市传染病防治中心紧急求援！福利院的孩子都是孤儿，全社会都是他们的家长。不能再发生意外了！”

半小时后，市传染病防治中心的救护车队，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福利院。

带队的是肠道病防疫专家陈之光，他检查了诊治记录后，敏感到可能和超常规的异样菌种感染有关。老教授果然功夫不凡，很快发现导致患儿染上爆发性痢疾的柯萨奇病毒群中，混有这些年来几近绝迹的 2 号病原——霍乱和副霍乱菌！

教授的发现震动了所有的人。被列为 2 号病的霍乱和副霍乱感染能力极强，传播极快。而感染后的发病率接近 100%，发病后

的死亡率冠居其他肠道感染病之首。

陈教授果断传令防疫队员，对福利院所有角落进行全方位检疫、消毒，追查并清除感染源。而他则亲自随同张医生赶去隔离室，对病患儿紧急施救。

考虑到疫情重大，凌若风立即向市政府作报告。市长李子淳当即下达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患病孤儿，所有治疗经费将由市政府全额支付。同时，他电令秘书长刘光祖和市儿童医院联络，派遣该院肠道科主任欧阳虹参与救治。

欧阳虹是英国回归的儿科博士，同时精通岐黄之术。她赶到福利院诊查过患儿之后，结合西药表里兼治，迅速稳住了局势。至凌晨四点多时，疫情已得到了全面的控制，患儿们也都安静下来，进入了梦乡。

凌若风放下心来，为防疫情反复，她和教授们一起查阅化验报告，考察 2 号病的感染源究竟出自何处。三人都感到纳闷：婴幼儿的食物中均未发现 2 号病菌，甚至也未发现柯萨奇病毒，以及其他肠道感染细菌超标现象。

“如果排除食品受污染，那么也应该有个共同的感染源。”陈教授补充说，凌若风马上想到了：“那可能是饮水污染？”

“对。可问题是防疫检查表明，无论是婴幼儿用水，还是成人用水，都没有发现 2 号病菌！”

“这就怪了，这 2 号病难道从天而降，直接钻到婴幼儿的肚子里去了？”

这时，从会议室门外传来了嘈杂声，夹着婴儿的啼哭和保育员的抽泣。

“又出事了？！”凌若风反应极快地惊跳起身，急急奔了出去。

一张张流动床从电梯里络绎推出。流动床上躺着的婴儿脑袋大得出奇，但一对分得很开的眼睛却茫然无神。这些从脑瘫护理室送来的 2 号病患儿，不哭也不闹，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但娇小的身躯却出自求生的本能，不住地抽搐、颤抖。

凌若风急切地问：“是新发现的感染病例？”

“是。可我查询过，患儿晚上的饮食经过防疫队无菌检测。”

“那会不会是先前感染上了，现在才发作？”

“不可能！像2号病这类爆发型细菌性痢疾，感染后两三个小时之内就会发生症状。”欧阳博士看着病史记录说，而陈教授也迷惑了：“那就奇怪了，整个福利院都采取了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也不会发生交叉感染啊？”

专家们议论着，将脑瘫患儿送进监护室，这时，护理士小刘气喘吁吁地奔了进来，再次告急：隔离病房内，许多病情本已缓解的患儿，突然恶化。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婴幼儿出现了脱水症状，危在旦夕。

教授傻眼了，博士傻眼了，凌若风更傻眼了！

福利院上下一片慌乱。防疫队对那些病情反复的患儿进行粪检，发现霍乱菌读数有增无减，说明他们还在接受2号病菌感染！

“这怎么可能？患儿在接受滴注，连水都没有喝过一口，怎么还会受感染？”凌若风感到不可思议，陈教授更感到不可思议。

但女博士认为，2号病感染途径只能是“病从口入”。既然发生新的病例和重复感染，那么必定存在被漏检的感染源。因此，她要求防疫队对福利院内的所有饮食进行“地毯式”检测，如果找不出这隐秘的感染源，疫情将继续蔓延、肆虐，最终造成孤儿大量死亡的惨剧。

形势紧迫，凌若风下令所有员工星夜集结，配合防疫队员全方位地取样、检测，追查感染源。可直至东方欲晓，肇祸的2号病感染源仍如飘忽的幽灵，分明倘佯在福利院建筑群内，却让人百寻不见，并残酷无情地把一个才18个月大的脑瘫婴儿裹挟走了……

信息社会互为关联的生存形态，就如现代量子力学中配偶粒子的超距作用，当A粒子发生变化的瞬间，B粒子已完成了修改状态。

天麻麻亮时，怡威斯集团的当家人赵永红被急骤的电话铃声惊醒，董事长华山向她传递了福利院2号病的严重情况。因为福利院日常的食品、饮料，都由怡威斯属下的绿云食品厂包办，既然2号病“病从口入”，怡威斯自然成了肇祸的第一嫌疑。

赵永红自知睡不成了，干脆起床，一身淡蓝色薄纱睡裙走进书房，打开可视电话，向华山询问详细。

“防疫中心查清楚了？是哪类食品引起婴幼儿中毒？奶粉？饼干？还是营养餐？”

“没有，防疫中心还没抓住这幽灵的尾巴。”屏幕上的华山虽然比赵永红年长了十多岁，但四十岁的男人年富力强，很前卫的平顶短发透着帅气。

“这么说，恰威斯还没沾惹上麻烦？”

“可我担心，这也许是暂时的侥幸。”

“瞎说，我对儿童食品的生产一向监督很严，容不得半点掺假。”

“可问题是2号病只能通过食物传播。”华山认真了，“你能保证不会百密一疏？”

“别转弯抹角了，华总。直说吧，你担心什么？怕一旦消息传开，恰威斯股票开盘来个大跌，股民们骂你祖宗三代？”

华山承认，这的确是他的顾虑所在。

“这你放心，就算2号病真是恰威斯的罪过，我也替你保住股票不落盘。”

赵永红说着，看了下腕表：“现在6:00，一个半小时内，我把所有不利于恰威斯股票的‘可能’，先给‘清盘’了。”

华山从可视电话屏幕上消失后，赵永红纤细柔美的手指，不断地按键拨打电话，发布指令……

南北交通道上，一辆标志着“恰威斯儿童食品”的考斯特车辆，正向福利院行驶。车临十字路口，考斯特谨慎地放缓车速。

突然，一辆奶白色的“丰田”小车“刷”地从旁窜出，横插在前，惊得司机紧急刹车！

“大清早，找死！”司机探首才骂了半句，却陡然住口：从车上跳下的绿鬓女子，竟是他的顶头上司，绿云食品厂的私营业主柳云飞。

“喂，火气别那么大。我相信你车技一流，不会死。”她潇洒地

笑道，司机不好意思起来：“对不起，老板。有事？”

“把车倒回去吧，福利院的食物供应取消了。”她说，司机下意识地一惊：“炒，炒我鱿鱼？”

柳云飞诡谲地一笑：“今天放你的假，出车津贴我照发。”

司机开心了。他知道女老板说话算数。便调转车头从原路折回。

柳云飞见车走远，取出台精致玲珑的手机，拨了个号码后发布指示。瞬间，从十字路的东西横向也驶出一辆考斯特，柳云飞笑着向胖司机亮了个“V”字。胖司机会意地将车驶上南北道，向福利院驶去。

现在，她彻底放心了，那一车绝对优质正宗的儿童食品到达福利院后，一万支防疫队也挑不出一枚刺。至于前些日子送去的食品，她并不担心。即便有那么点含糊，真沾染上2号病菌什么的，只要不被抓个正着，那就留下了余地——世界上有那么多灰尘垃圾、苍蝇蚊子，既然能钻进食品厂，那也就能无孔不入地钻进福利院。

老板娘笑了，给她一贯敬重的上司报了个“一切顺利”。

这时的赵永红正在“一壶春”悠然地品茶，等待着和市政府秘书长见面。柳云飞的电话给她带来一抹欣慰的笑意，却见秘书长已摇摆着四方步走来。

“赵总啊，你怎么回事啊？惹得我和李市长一夜没好睡。”刘光祖抱怨着，眼角挂下一线夜生活的倦意。赵永红亲自为他沏茶，慧黠地笑道：“我也一夜没好睡，就担心市政府找不准原因，把恰威斯给冤了喔？”

“那些孩子吃的、喝的不全是恰威斯的產品？吃出个2号病，不找你和华总，找谁？”刘光祖呵呵冷笑，赵永红急忙以手指封嘴：“嘘！你说话小心啊！”

刘光祖一愣之际，赵永红向邻座的茶客一努嘴：“这儿满座都是炒股大款啊。你一个口无遮拦，恰威斯的股票开盘就来个大跌，那不把你老婆的脚给套住，摔个鼻青脸肿？”

刘光祖眨着小眼睛道：“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你是市长身边的红人嘛，恰威斯声誉的好坏，还不都在你的嘴皮上？”赵永红的俏脸上笑容甜甜，效果显著地镇住了秘书长的官腔。

“难说啊，眼下提倡舆论监督，那些记者个个长着乌鸦嘴。”刘光祖实在地说，可赵永红顶真了：“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你是市府秘书长，没结论的事不会放喇叭。但那些‘老记’可是职业吹号手，万一手痒心痒地等不及了，‘呜哩哇啦’地先吹起来了，不麻烦吗？”

“你是说……”“我是说，给恰威斯留个余地，也给你老婆的股票留个余地。”赵永红干练地截住。刘光祖也颇为老到，垂下眼皮一笑：“真正能封住记者嘴巴的，是儿童食品的质量，你能保证没问题？”

“保证，但不排除偶然。”

“那不等于白说？吃东西吃死人都是偶然的嘛，这就很难推托喽！”

“不难。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恰威斯的食品出了问题，只要让记者三天不见报，彼此的损失就不会很大。”赵永红考虑周密，瞟了刘光祖一眼，“我的意思你懂。”

“还不是我老婆的股票？输光了也就是20万。”刘光祖不介意地埋头喝茶，赵永红却“呵”地一声笑了，笑得意味深长：“那是你不懂计算。有机会我给你漏个风，这20万就是200万。”

刘光祖沉吟着望着茶盅内漂浮的“旗枪”，俄顷，他终于表态了：“好，那我保证三天。三天后……我没大能耐，封不住社会舆论！”

赵永红抓住机会得寸进尺：“没准福利院的2号病，不是食物中毒，是流行病呢？”

刘光祖愣怔了半晌，悟出她言下之意，赞叹不已：“好个流行病，把恰威斯的嫌疑解脱得一千二净！呵，人人都说你赵总是个厉害角色，果然名不虚传！”

“该说后生可畏，年轻就是资本！”赵永红笑靥如花地举起茶